

別集叢刊

唐順之集

馬美信
黃毅

點校

上冊

王仰
明卿書也
餽切
賜張
梁紋
埃索
人進
母
三終

浙江古籍出版社



唐順之集

上冊

〔明〕

唐順之 著

馬美信
黃毅 點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順之集 / (明)唐順之著; 馬美信, 黃毅點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540-0246-9

I. ①唐… II. ①唐…②馬…③黃… III. ①唐順之
(1507~1560)—文集 IV. ①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75862 號

唐順之集

〔明〕唐順之 著 馬美信 黃毅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 310006)

網 址 www.zjgji.com

責任編輯 吳 迪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賈 敏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豪波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張 36.25

字 數 740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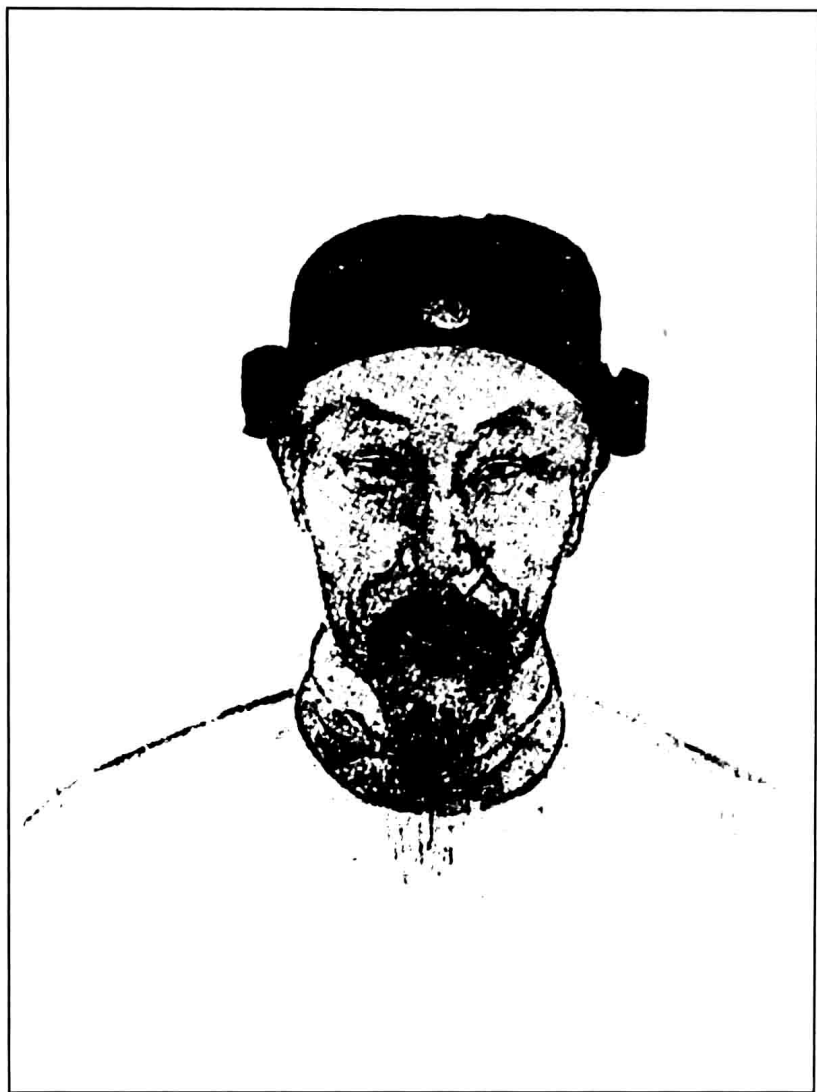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246-9

定 價 118.00 圓(全三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唐順之像

題陸子士仰
石梅梅齋書也
流觴酌飲
清霞詣賜
結出石溪
紋

唐順之手書詩稿

前言

唐順之是在明代中葉社會意識發生激烈變革之際湧現出來的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繼承了陽明心學並有所發揮，成為南中王門的重要人物，在明儒學案中佔有一席之地。他又是唐宋派的創建者，他的文學理論和創作改變了一時的文學風尚，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一

唐順之（一五〇七——一五六〇），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今屬江蘇）人。順之幼時竭神於舉業，終成八股文大家。衛北謀列舉明代舉業八大家，為吳縣王鏊、武進唐順之、常熟瞿景淳、武進薛應旂、崑山歸有光、德清胡友信、歸善楊起元、臨川湯顯祖。孫慎行則以王鏊、瞿景淳、唐順之和薛應旂為制藝四大家。嘉靖八年，舉會試第一人，廷試二甲第一。授兵部主事，不久乞病歸。嘉靖十一年返京，任吏部主事，後改翰林院編修，與高叔嗣、王慎中、華察、孟洋、江以達、屠應竣、陳束、任翰、熊過、李開先等人切磋詩文，頗受諸人贊賞，名列

「嘉靖八才子」之一。順之爲文初尚秦漢，尤其喜愛李夢陽詩文，以至篇篇成誦，逐一仿倣。後在王慎中影響下，文學觀念發生變化，認爲學習古文應取徑唐宋，反對以李夢陽、何景明爲代表的「前七子」主張「文必秦漢」的復古理論，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錢謙益 列朝詩集小傳云：

嘉靖初，王道思、唐應德倡論，盡洗一時剽擬之習，伯華與羅達夫、趙景仁諸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

錢氏所云，不免有些誇大，然七子派的聲勢經王、唐批評後更趨衰熄，却是不爭的事實。

嘉靖十二年，唐順之擢爲翰林編修。嘉靖十四年因觸忤執政張璁，遭放逐，家居，致力於道德學問。次年，他寫信給王立道說：

詩文六藝與博雜記聞，昔嘗強力好之，近始覺其羊棗昌歎之嗜，不足饑飽於人，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於是取程朱諸老先生之書降心而伏讀焉，初亦未嘗覺其好也。讀之且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閑句閑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辯之士以爲老生爛話，至束閣不肯觀，雖其苦心敝精於文字間，而意不免老死而無所聞，有可痛者。

前人論唐順之的學問，多認爲他專攻陸象山王陽明之學，以此書看來，他受程朱之學的影響亦很深。唐順之與友人論學時，主張細磨細練，反對不分階段，一起直入的頓悟方法。趙時春也說順之學本朱子，只是怕偏於綜急，故以心學糾之。王昇所撰萬古齋行狀中記載：萬吉一向尊崇朱子之學，好友勸其歸依王學，都被萬吉斷然拒絕了。嘉靖十五年，唐順之在宜興養病，萬吉慕名求見論學，感慨地說：「以往有人勸我歸依王學，好像要與朱子爲敵，所以不敢聽從。聽荆川談學問，多與陽明暗合，然而推究其宗旨底蘊，很少與朱子相抵觸。現在陽明已去世，我未能向他求學，是多麼令人遺憾。」由此可見，唐順之是力圖融會陸王、程朱之學的。

唐順之篤志於聖賢之學，但並不滿足於空談性理。他懷抱經世之志，對當時一般士大夫雍容文墨、賦詩弈棋的作風深感不滿，經常閉門閱讀武經戰書，考究山川形勢、兵馬強弱，希望有一天能爲朝廷出力。他家居退隱宜興山中時，更是沉酣於「六經」、「百子」、「史氏」、「國朝典故律例」之書，並且學射，學算，學天文律曆，以至於奇門遁甲、兵法戰陣、刀槍拳棍，無一不學，四方人士聞風而來，相互印證校習，名將戚繼光、俞大猷就曾跟他學過槍法。

嘉靖十八年，世宗立東宮，唐順之奉旨以翰林院編修兼右春坊右司諫。次年，順之與羅洪先、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此時世宗屢屢稱疾不臨朝，且諱言太子臨朝，因此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嚴責三人，俱斥爲

民。順之此次罷歸，年屆四十，眼看出仕無望，加之身染重病，家境困窘，因此心情鬱悶，思想又發生很大變化。他在給王慎中的信中說：「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是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自此之後，唐順之論學惟以天機爲宗，以無欲爲工夫，以靜修爲途徑，一心求道，而視聲色酒肉、文詞技藝皆爲欲根孽障，必盡力加以剷除。王升唐順之傳云：

先生之學，以主靜爲基本，以鍛煉爲工夫，以無欲爲極至。其家居與來山中也，每跌坐輒竟日窮夜無倦，寒不附炎，暑不舉簟，食不肉，寢不席，衣不帛，雨不蓋，備嘗苦淡，無非磨洗此心，求淨欲根，以完其本初而已。

唐順之之企圖通過摒棄嗜欲來保持心境澄明，通過靜觀默識來體認天機，從而達到身心兩忘，與萬物融爲一體的境地。

唐順之之深居宜興山中，節嗜忍欲，礪志修行，爲天下士人所敬仰，但他胸中經世之志和功名之念並未泯滅。嘉靖二十九年，俺答進犯京師，形勢危急，順之之欲奮身勤王，尋解嚴未行。嘉靖三十六年，北虜南倭交相入侵，朝廷急需邊才，經趙文華推薦，順之之被任命爲南京兵部主事，旋陞職方員外郎。順之之經過一番猶豫推托，於嘉靖三十七年再度出山，赴京任職。順之之復出，在當時頗招物議，順之之摯友李開先曾寫信勸阻，他在荊川唐都御史傳中說：

其爲兵部主事，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唐子得書不以爲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其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媿護。……其意必以爲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後恐無時，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知其終是不可哉。

順之身後，依然爲此飽受非議，明世宗實錄所撰唐順之小傳云：

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覬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淮揚，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爲非有，欲以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爲天下笑云。

中國士大夫拘執名節，不知通達權變，因而僨事誤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唐順之受到晚節不保的批評，主要是因爲他是由趙文華薦舉而復出，受嚴嵩重用而北巡薊鎮，視師浙直，然而他也多次受到徐階、聶豹等「忠正之士」的薦舉，因而並不能由此認定唐順之是嚴嵩的私黨。唐順之受到嚴嵩的賞識，但並未與之同流合污。順之從薊鎮回京，已覺察到朝廷隱伏著激烈的派系鬥爭，爲避免是非，他致書嚴嵩，表示寧可到雲貴邊遠地區任職，也不願意留在京師。若從仕途進取而言，京官無疑比地方官更具優勢。順之受命於危難之

際，雖有求取個人功名之念，但主要是爲了實施其經世救時之志。他在江南督師抗倭，親自擐甲上陣，直逼敵營；任鳳陽巡撫時，力疾履職，勤於王事，最終以身殉職，卒於巡視舟中，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個人追求與國家、民族利益相一致時，又有什麼可指責的呢？

二

嘉靖前期，以李夢陽、何景明爲代表的前七子開始受到衆多的批評和指責，文宗秦漢、詩效盛唐的文學復古運動呈現出衰退的勢頭。於是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人乘時而起，提倡師法唐宋，以韓、柳、歐、三蘇、曾、王等八大家爲號召，再一次掀起唐宋古文運動，被後人稱爲唐宋派。

唐順之是唐宋派中最有理論影響的作家。其文學思想之核心，是建立在文道合一基礎上的「本色論」。

唐宋派遠溯桃韓、歐，近宗宋濂，重申了文道合一的觀點，唐順之早期也極力主張文道合一，答廖東雪提學書云：「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宗養神明以探其本原，浸涵六經之言以博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勝矣。」順之所說之文，包括了文學和非文學的文章。順之

中年之後潛心學道，對於文學的認識，越來越傾向於理學家的觀點。他從文以載道出發，排斥文學作品的藝術性。與王遵巖參政書云：

近來有一僻見，以爲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則兄知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且大笑。此非迂頭巾論道之說，蓋以爲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見有如康節者。知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者罕能兼。」此猶是二影子之見。康節以鍛煉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後爲工哉？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寒山、靜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

王慎中和唐順之特別推崇曾鞏之文，認爲曾鞏文章「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王慎中曾南豐文粹序。而在唐宋八大家中，曾鞏散文的道學氣息最濃，藝術性最差。唐順之之最崇拜的詩是邵雍謚康節的擊壤集。擊壤集是宋代性理詩的典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此集云：「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於是以理論爲本，以修詞爲末，而詩格於是乎大變，此集其尤著者也。」陳獻章號白沙，是明代前期性理詩的代表作家。他主張詩歌應該通過形象闡述理念，因而對李白、杜甫以至黃庭堅、陳師道都表示不滿。他主張把杜甫的詩和邵雍的理結合起來，認爲這樣才能達到詩歌的最高境地。唐順之比陳獻章走得更遠，只要邵雍不要杜甫，全盤否定了詩歌的藝術性。

唐順之從否定文學的藝術性進一步走向否定文學本身。唐順之後期專心致力於良知之學，竭力主張讀聖賢六經之書，在修身養性上狠下工夫，反對在詩文上浪費精力。他在與田柘山提學書中說：「吾輩年已長大，雖籠聚精神，早夜矻矻從事於聖賢之後，尚懼枉却此生，則雖詩文與記誦，便可一切罷去。」這種作文害道的觀點，與程頤如出一轍，是理學家的極端論調。

在古文運動中，「文」與「道」是一對矛盾，而「文」與「質」是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對矛盾。從文以明道出發，認為文辭只要講清道理，無須追求華美，因而形成重質輕文的傾向，提倡質直簡易，反對虛詞浮飾就成為古文運動的另一傳統。唐順之以陽明心學為基礎，從文道合一、以道代文出發，創立了完整的「本色論」。他在答茅鹿門主事書中指出：「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烟火酸餒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他所說的「本色」是人格真實自然的表現，而他判別人格高下的標準是有沒有人間烟火氣，也即能否擺脫人欲的糾纏。唐順之的「本色論」，是他以天機為宗，以無欲為工夫，以靜修為途徑的理學觀在文學上的體現。他在與聶雙江司馬一書中說得很明確：

蓋嘗驗得此心天機活潑，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自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為感也。天機即天命，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人只是

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

唐順之認爲，「天機」是無所肆無所欺之心的自然流露，也即人們所達到的自覺克制人欲的精神境界。「天機」就是本色，要保持天機，必須洗盡欲根，使心處於絕對靜寂的狀態，不受外物的牽連。在文學創作中，只有超然物外，保持寂靜的心理狀態，「把筆作詩時自覺淡然，一無喜心」，才能寫出絕妙的「本色」文章。

唐順之一方面強調作文寫詩應直抒胸臆，「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視文章的作法，他的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就專門談作文的「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即文章的結構布局。唐順之認爲文章的結構布局需要刻意經營，這就與他提倡的直寫胸臆的本色論發生了矛盾。唐順之企圖通過「神明」來消解兩者的矛盾，文編序云：

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此處的「神明」，是指天人合一的道。唐順之認爲聖人造文來體現道，文人可以通過研讀文章來窺見道的奧妙。道的變化就是「法」。道無所不在，體現在包括文在內的各個方面。所以只要體察到道的變化規律，也就掌握了行文之法。而要體察道，必須「反躬爲

己」，先求取心中之天理。就這樣，唐順之把文章的「法度」納入了「文道合一」的範疇。

唐順之還進一步提出要從筆墨蹊徑之外求取古人爲文之意。與陳兩湖書云：

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爲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墨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

答茅鹿門知縣書又云：

只就文章家論文，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其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千古隻眼者，不足與此。

順之前文所說的「意」，即後文之「精神命脈」。要掌握文章的精神命脈，必須「洗滌心源」，摒除世俗之慮，保持心地靈明，培養求得天理的修養工夫。天理流行即是法，只要探得心之本源，雖無意爲文也符合法度。唐順之在文道合一的基礎上實現了「法度」與「本色」的統一。

三

在明代唐宋派王、唐、茅、歸四家中，理論影響最大者無疑是唐順之，而創作成就最高者當推唐順之和歸有光。順之的散文，各體兼備，皆有可觀者。他的碑傳文描摹人物生動

逼真，形神畢肖，敘事委曲詳盡，波瀾起伏；尺牘序文或談學問，或議時事，或抒發感慨，議論風發，思辨精深，詞鋒駿爽，筆調老辣。無論敘事議論之文，都極講究開闔抑揚、進退離合、經緯錯綜、順逆吞吐等章法，不失規矩繩墨。

在唐順之的記敘文中，敘廣右戰功是文學性最強的一篇。此文深得史記精髓，運用太史公筆法描寫了沈希儀所參加的大小小戰鬥，生動地塑造了一個勇猛威武、膽識過人的名將形象。文章一開始便先聲奪人，以精練的筆墨描寫了沈希儀面臨的一場惡戰，一個虎虎有生氣的戰將形象躍然紙上：

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殺弩十步外。公折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著於鎧，韙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掛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鎧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

沈希儀在強敵包圍下，始則折頸挑足避敵，繼而箭射刀斫殺敵，一招一式交代得清清楚楚，顯示出沈希儀的高超武功和威猛神勇。唐順之本人精於技擊武藝，所以才能把戰鬥的場面描寫得如此細緻生動。

然而，文章並未將沈希儀寫成一介武夫，而更側重於表現他的謀略和膽識。滑石灘之